

在不同人生阶段，你都有过一些遥远而冒险的梦吧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正在进行的2017-2018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，就是一次冒险旅程：在短则二三十天，长则10个月的时间里，和一帮热血队友，经历烈日暴晒，遭遇湿热和骤冷，忍受晕船、不能洗澡的状况，停靠6大洲的13座城市，完成长达4万海里的航行。

在代表“三亚号”接力出征克利伯赛的18名船员中，有两位来自三亚的大使船员——邢唯伟、刘满江，他们参与了澳大利亚西部—中国三亚—青岛的第五赛程，用22天的短暂经历，换来铭记一生的收获。今年2月末至3月初，克利伯赛船停靠三亚期间，他们讲述了属于自己的航海故事。

## 水手日记

### 大海总给你惊喜 也让人吃尽苦头

2月23日凌晨3时许，“三亚号”第四个抵达半山半岛帆船港。夜风中人群踮脚张望，看到“三亚号”的桅杆后，爆发出潮水般的欢呼。跨越5000多海里来到三亚的船员们，看着岸上的热闹，内心却百感交集。从领先位置滑到第四名，没能将好成绩带回母港三亚，让这一站的大使船员邢唯伟、刘满江无奈，难以释怀。

“当时怎么就被超了呢？”5000海里的比赛，最后400海里，“三亚号”竟落后了100海里，正好换班的邢唯伟错过了“剧情反转”的场面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岸后，追着接班的刘满江打听。两人与跟船报道的媒体船员明浩碰头，分析“三亚号”战术的利弊。

不怪三人耿耿于怀。从利物浦出发至今，“三亚号”乘风破浪，以总分暂居第一的傲人成绩，赢得多少荣光。这次的短暂失利，让“三亚号”连领奖台的边都没摸到。一直旁观的明浩都坐不住了：“接近三亚港的时候遇到风洞，两天后退20海里，眼睁睁看着‘勇往直前号’从后面追上来，急得我脑袋起包！”

但大海就是大海，它总会给你惊喜，也叫人吃尽苦头。船员们写下的水手日记，记录了大海多变的情绪。满江写道，海上风浪最大时风力可达10级，船摇得就像跳舞机。负责在前甲板换帆的船员，需要拼命拉住缩帆绳，哪怕双手磨得通红，哪怕一个大浪吞没船头、让人跟着船从海里钻进钻出，也不敢松手。“刺激！后怕！生命很珍贵，活着真好！”说这话时，满江一摊双手，23岁的手掌上布满了老茧，甚至磨得连手机都无法识别指纹。

能够闯出无风区的赛船，若幸运碰上一股顺风，就能一去数百里，连续超越领先船队，成为出其不意的“黑马”。可惜，这一次被眷顾的幸运儿不是“三亚号”。“现在我也想通了，航海充满了不确定性，这才是帆船运动的魅力。”唯伟抿一口果汁，俏皮地眨了下左眼。这位从三亚走出的女水手，不仅名字飒爽，连身上也有洒脱的气质。年轻的满江倒更享受比赛的过程：“平静而温柔，疯狂而惊险，这或许正是我们追寻航海、执着远洋的意义吧。”



# 在克利伯赛船上的日子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

### 海上生活很不讲究

“在海上的生活？”总有新手好奇这个问题，满江想一想：“坦白说，枯燥，也充满乐趣。”

因为每天的事无非值班、睡觉、吃饭、聊天，循环往复。但别样的乐趣，恰好在枯燥中潜滋暗长。有一晚难得风平浪静，值班的满江没事做，索性躺在前甲板上看星星，喝着冰镇可乐，此时，音响里很应景地放着Beyond的《光辉岁月》，他在凉凉海风中闭上了眼睛，什么也不想……后来，满江常常回忆起那刻的自在：“这种乐趣前所未有，千金不换。”

当然，片刻的浪漫背后，依然是真实艰苦的生活。海上衣食住行没有选择，穿越赤道的高温天最叫人难忘。甲板上晒，船舱里闷，汗流浃背，无处躲藏。一升的水瓶一天要喝空几次，3个小风扇对着吹，才能勉强睡着。

就这样，还不能时常洗澡。因为船上海水淡化仅够维持饮用，洗澡就得靠雨水。每天身上都被汗水、海水湿透几回。回到狭小的船舱里，“丰富”的体味，和着没有晒干的帆布缆绳的味道……满江每次想起来，就是一脸囧笑。这种苦恼当然不止他一个人有，所以遇到海上降雨时，所有船员都冲上甲板，外衣一脱，隔着救生衣拼命洗澡，一边大笑，一边用各种语言祈祷着：拜托，雨下久一点啊！



一身汗水，一身海水是甲板上所有人常有的状态。

### 美食是重要奔头

如果说船上有什么共同话题，能让人滔滔不绝地聊下去，那一定是关于美食的。

“好想吃渔村的炸鸡！”“我最想吃的还是万宁粉汤！”……满江和唯伟都来自三亚，两人值班时，聊起鹿城美食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

航海中的伙食只能用“简单粗暴”来形容，船上储备的都是胡萝卜、土豆、洋葱、莴苣、彩椒、南瓜这些易保存的食物，每一餐的食材数量都被严格限定。淡水不足，所以你会看到：没洗干净的土豆，不削皮直接切了扔锅里；切好的食物掉地上，简单涮一涮就下锅，因为“不能浪费食物”；烹饪方法基本靠煮，有天英国船员的土豆泥还煮糊了，让人端起来就傻眼……

但多么难以下咽的饭菜，都是“Mother”船员辛辛苦苦做出来的。“Mother”值班日，顾名思义就是值班船员要当妈，负责这一天内全船17人的吃喝。启航第7天，满江第一次成为“Mother”，才知道船上做饭的辛苦。

“那天‘三亚号’刚好迎风前进，船倾斜45°，剧烈晃动。”满江负责做炒饭，光是切20个土豆和4个洋葱，就花费了3小时，因为经常一下刀，食材瞬间就飞到半空，撒得都到处都是。

船员们到三亚后，把想吃的都吃了个遍。“远洋的水手，对码头、对岸永远有一种眷恋和不舍。”在海上飘荡的唯伟感触很深，岸上家园这些简单的食物，竟给了水手们莫大的幸福。



唯伟正在使劲拉紧帆绳。

### 每个克利伯船员 都是一本小说

在克利伯赛船上，除了船长和大副是职业选手外，其他船员都是业余爱好者，其中40%的人是新手。他们是木匠、医生、音乐教师、飞行员、律师、总裁、银行家、工程师、学生甚至家庭主妇，最大的76岁，最小仅18岁，绝大多数是中年人。这令人感到惊奇。

要知道，参与克利伯环球帆船赛，除了各种艰辛之外，报名费用也不低。8个赛程的报名费总计约5万英镑，人民币近44万元，并且赛事没有设置奖金。

“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？”“疯了吧！何苦跟自己过不去？”……决定参赛的船员们，被家人、朋友异议的不是少数，但他们依然选择忠于自己的内心。

“不在干爽的家中舒舒服服过日子，而选择环球航行的人，一定有故事。”作为媒体船员，明浩有更多的时间与人聊天，在这些队友身上，他看到激情、顽强、不甘平凡的灵魂：“他们大都安稳生活了四五十年，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现在退休了，放下了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，开始追求自我价值，抓住生命中的机会实现梦想。”

“三亚号”上玩海多年的老水手贝诺特，在儿子来乌拉圭停靠站看望他时，鼓励儿子一起来玩。他儿子回去就辞职，拿出攒了4年的存款报名，经过一个月的突击训练，搭上从澳大利亚东海岸航行至中国三亚的“热带天堂之旅”。

像他们一样“任性”的人还很多，参加比赛的理由也各式各样，但水手们身上都有让人羡慕的特质，是“自我”，是“自由”。

3月4日，向着青岛的方向，11支赛船再次出发。临别前夕，满江特地在三亚超市采购了老妈干辣椒酱、自发热泡饭、牛肉干等零食，为接下来“苦哈哈”的航海餐加点儿乐趣。